

陳紀澄 著

三十年代作家 直接印象記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陳紀澄著

三十年代作家
直接
印象記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初版

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記 一冊

基本定價三元四角正

著者 陳 紀 澄

發行人 朱 建 民

印刷及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校對人：吳瑞華 黃鳳娟

自序

我曾於民國六十五年左右，應「國際問題研究所」在東京出版的「問題與研究」月刊寫「三十年代作家記」一系列的文章，記述我在「大公報」服務十五年期間（自民國二十年至民國三十五年）所接觸過的文藝作家。我以中文寫成稿，他們譯成日文，在東瀛刊物上發表。一時曾引起在日本的中共外交人士的注意，並彙集全文呈報北平相關部門。

後來，我又將中文稿交臺北中華日報「華副」陸續發表將近一年之久，也引起廣大讀者之注意，因文內皆係根據親自接觸所寫的故事，並非根據資料而來。一共十篇，包括「記老舍」、「記老向」、「記何（容）」、「記胡風」、「記蕭軍」、「記惜夢」、「記浣非」、「記羅蓀」、「記文光」及「記高蘭」。這些文章，既無次序之別，又無輕重之分，當初寫時，或因報刊有了他們的消息，或發生了什麼事故，故即興爲文。後來由「成文出版社」出版，訂名爲「三十年代作家記」。書出版後，相當受歡迎，並且確知大陸權貴也搜集此書，謬稱「陳××統『戰』我們了！」的確，內中無一文罵他們，因當年都是我的作者、我的朋友，我同情他們尚不遑，何忍指摘？！

後來繼續在「傳記文學」上續刊這類文字，因而命名曰「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記」，以別於前書。其實，前書內無一不是直接印象記，並非間接而來，更非根據資料所寫。

現在集文藝作家九人、記者七人及學者二人成爲本書。其中次序，也是順手所訂，並無孰輕孰重之分。

但至少文藝作家中，尚有黃碧野、楊朔、黑丁、曾克夫婦、莊瑞源、流金及方齡貴等十餘人，這些人都是抗戰時期有名的作家。又記者中，曹谷冰、孔昭愷、趙恩源諸先生都是我最接近的同事，我本想寫他（她）們，而未能寫。我有足夠資格描繪他們而未能，衷心遺憾，莫過於此！但記在這裏，以代贖罪！

（七十四年雙十節前夕，於內湖）

目錄

自序	一
第一部	
一、記茅盾	三
二、記沈從文	六〇
三、記蘇雪林	九一
四、記黃堯	九五
五、記姚雪垠	一一二
六、記李輝英 張周	一五二
七、記徐盈 子岡	一六九
八、記王語今	一九三
九、記孫陵	二一四
第二部	
一、記曾虛白	二六五

二、記程滄波·····	二七六
三、記王芸生·····	二八三
四、記龔德柏·····	三二三
五、記范長江·····	三二九
六、記黃天鵬·····	三四四
七、記李嘉·····	三五四
附 錄	
八、記蕭一山·····	三六九
九、記查良釗·····	三七三

第一部

一、記茅盾

——兼記中國「人民陣線」滲透新疆及失敗的經過

全文提要：茅盾是中共一手培養出來的作家，他曾享譽中國文壇五十年。周揚始終在他的名下，操縱文壇、迫害作家。茅盾當年一心想在政治上求發展，却不料因「清黨」而改變了人生路線，棄政治而文學；却因此發揮了更大效果。茅盾去新疆，暴露了中共與「人民陣線」的陰謀。這裏有詳細的記載與杜重遠判刑的經過。千萬變化撲朔迷離，這些扼要敘述及描繪，願供讀者參考。

——作者謹識

一、茅盾的死訊

本年三月二十八日，臺北報上刊載茅盾的死訊：「路透社北平廿七日電：中共『新華社』說，一九三〇年代著名作家茅盾於今天死亡。」

接着有報社編者的按語：「昨日在北平死亡的作家茅盾，原名沈雁冰，浙江桐廬人，原名德鴻，字雁賓，民國前十六年生。一九二一年在上海參加共產黨時，擔任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與瞿秋白、蔣光赤、楊賢江等左傾分子爲同事。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曾任武漢國民日報主筆，立論左傾。至國民黨清

黨時，自動脫離共產黨，逃往日本，致力於寫作生活。返國後，繼魯迅出任「左翼作家聯盟」主席。他的重要作品甚多，長篇小說有「蝕」（愛情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虹」、「路」、「三人行」、「子夜」等；短篇小說有「野薔薇」、「宿莽」、「春蠶」、「林家鋪子」等；散文小說合集有：「茅盾自選集」、「茅盾散文集」、「話匣子」等；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有：「雪人」、「文憑」、「一個人的死」等。此外，尚有「中國神話研究」、「西洋文學」等專著。中共竊據大陸後，他除擔任偽「文化部長」外，並兼「全國文協」主席、「全國文聯」副主任及「作品評選會」主委等職務；但終日送往迎來，疲於奔命，竟無一部文學作品發表。茅盾在「文革」前一年被免職，他自稱的「傷感文學」作品，全部被打成「毒草」，受到批判。直到毛死江垮，方獲平反；於一九七七年「十一·一」偽慶招待會上正式復出，迄今鬱鬱以終。」

接着當天下午發刊的英文「中國日報」刊出北平合衆國際社的報導。

翻譯成中文，大意如下：

共產中國最偉大及強烈提倡文學寫實主義的當代作家之一——茅盾於昨晨逝世，「新華通訊社」說，享年八十五。

這項公布並沒有說明茅盾致死的原因，他的真實姓名是沈雁冰。

茅盾是「中國作家協會」的主席，他並且領導着一個評審會，爲一九八〇年甄選最優秀的小說。

他是「子夜」的作者。這部小說被視爲一九三〇年代一部壯麗動人的著作，描寫當時的上海生活。它生動地把一個中國罪惡都市的活動景像及共產黨在工人中間如何發生作用，予以暴露；因此這部小說

，當一九三二年出版後曾造成激動。他還有其他小說、劇本、散文與翻譯作品，包括「春蠶」、「林家鋪子」、「秋收」、「腐蝕」等等。茅盾在文學方面是一個堅信寫實主義者。他主張文學應該在嚴格的現實光線下，為生活描繪與服務。

他於一八九六年生於浙江桐廬。在抗戰期間，他是主要文藝運動者之一。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主政後，他是「文化部」部長，從那時起，他也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因為這兩個國際知名的通訊社所發消息，大都被世界著名報紙採用，所以願加引述，以使國人明瞭。好像郭沫若與老舍死後，外國通訊社都沒有發布類似新聞。換言之，「新華社」只對內公布了，對外沒公布。可知中共對茅盾之重視。

× × ×

本年四月十六日，香港時報，有一位署名「薩了空」的寫了一篇短篇稿，題目是：「茅盾：大陸第二號特級文丑」，子題是：「人皆權難，唯有他得以苟延殘喘，一直『安康』到死，確實無愧為得天獨厚，微天之幸；可惜的是……」原文如下：

茅盾——沈雁冰死了！「其穢在骨」（方望溪贈與錢牧齋的四字定評）的大陸特級「文丑」，又弱一個！

大陸第一號特級「文丑」是郭沫若（即是「皇天后土」影片中唯一用真姓名的劇中人），在這個第一號「文丑」的筆下，曾出現過如下的名句：

「艙內艙外，有兩個紅太陽！」

第二號特級「文丑」，則捨茅盾——沈雁冰莫屬了。在他的筆下，也有如下的名句：

「力挽狂瀾共產黨，英明領導毛主席！」（見人民出版社印行的「茅盾詩詞」中的「丹江行」）這兩句標語詩、阿諛詞與郭沫若的「兩個紅太陽」不相上下，差相彷彿，「文丑」之醜，亦可並駕齊驅；不過郭文丑隕滅在先，應該讓他位居第一；沈文丑涅槃在後，因此只好委屈他排行第二。

茅盾另有一首「沁園春」寫於毛酋「瓜老櫟」一年以後，稱為獻詩，中有句曰：

「慶貧弱祖國，賴公再造；茫茫寰宇，唯我安康。」

古德明先生在「讀茅盾詩詞有感」一文中，提出詢問曰：「連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也用『安康』二字輕輕遮掩，這難道就是「一代文宗」的大手筆嗎？」（見四月十四日「明報」副刊）。

人皆罹難，唯有他苟延殘喘，一直「安康」到死，確實無愧為得天獨厚，徼天之幸；可惜的是：活多一段日子，也就更添多了「其穢在骨」的醜態。

四月十四日，本港×報副刊載有「錢牧齋與柳如是」一文，論錢之為人曰：

「謙益一時文宗，但熱衷於奔逐，反覆不得其正，而晚節有虧，雖百計思維，徘徊瞻眺，迄無補於身後令名。」

以上數語，移贈郭、沈二文丑，俱無不可，簡直恰當之至。二丑的令名，入得「有雙譜」，供未來的電視劇作題材，說不定比之「無雙譜」更受觀眾歡迎也。

× × ×

又四月十八日，中央日報副刊載有陳梅隱先生一文，其中有這樣的一些話：

「大陸陷入共黨魔掌後，因為茅盾的名氣還能發生作用，共匪還一直用不即不離的態度籠絡他、利用他，他也就苟且偷生，一直就沒有作品寫出來了。」

「茅盾在大陸的文藝圈子中，由於他本身苦悶消極，不熱心任何活動，但共匪還要不斷借他的名義來欺騙青年。他不同於郭沫若這個無恥之徒，逢人磕頭、拍馬拉關係；他也不同於胡風、周揚、曹禺、巴金這些人利用權勢，結黨立幫製造私人羣衆。因此，他永遠是一個被利用者，因而不算是一個被鬭爭的對象。毛匪死後，大陸上許多被整的文化匪幹都翻身了，周揚依然手掌大權，巴金、曹禺等人又被運用到國外去做統戰活動，而茅盾却始終不能叫共匪放心，所以一直也不讓他有單獨對外的活動，也就始終沒辦法把他幾十年埋在心裏的苦痛予以發洩。」

「茅盾死了，共匪還製造了一個騙局，居然在三月卅一日發表一則消息：茅盾在他死前，還留了一封信給中共中央匪酋，要在死後，恢復他的共黨黨員身分，而共黨也就決定有所謂恢復他的黨籍之事。……因為他當年就是看透了共黨的賣國行爲、內鬭手法，而自動脫離共黨，到他死，還一直不願成爲匪黨一分子，以免污辱了他的靈魂。……茅盾到死厭棄中國共產匪黨，由此可以證明。」

這篇文章標題是「茅盾死不閉眼」——也就是「死不瞑目」的意思。

以上陳先生這些話，大大值得商榷，也大大值得保留。暫時我不樂意逐條逐句加以辯解，先只說明兩點：一、茅盾之沒有被利用像巴金、曹禺等到國外亮相，不是中共當局對他不放心，是他健康不許可，他已臥病多年。二、茅盾之所謂脫離共黨與共黨之所謂恢復黨籍，自始至終，就是做給外人看的假相。他有什麼「死不瞑目」的？他到死還是甘心爲中共效命。如果說，他「死不閉眼」，也可能他覺着由於他效忠

共黨沒能把臺灣文壇搞垮，是他所念念不忘，而追悔莫及的！

× × ×

照中國人的傳統說法，蓋棺論定。人死後應該得到適當的評價，以為歷史鑑。我不想跟隨一般人那樣，喜之捧上天，惡之踩入地獄，使一個人失去真象，而陷入混沌的境地。究竟矛盾的人和他的作品，對自三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壇，給人的印象如何？以及影響如何？我們應不因喜惡，加以嘻笑怒罵，應予以客觀的理性的敘述與論列，似乎才是今天我們在臺灣人士的正當態度。因為我與他有過多年接觸，既非憑資料，也非憑臆測，才寫出這篇小文來。自然我也不敢保證毫無瑕疵，如有錯誤的地方，同樣希望有人教正。

二、資料中的茅盾

如一般資料所記載：茅盾是浙江省桐廬縣青鎮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七月初四。宣統元年，入湖州省立三中，二年又轉入嘉興省立二中。民國二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包括文、法、商三科），民國五年預科結業，因家貧無力讀本科。那年八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校對。公餘之暇，努力自修，習日、法、德等語文。民國六年商務出的「學生雜誌」上，刊出他的第一篇譯文「三百年後孵化之卵」（是由日文翻過來的）。民八，他接編商務的「學生雜誌」，他利用這個地盤發表了許多文章，於是初露頭角。當時商務「小說月報」由「禮拜六」派把持，但他也被邀負責「小說新潮」欄。

那年十一月，周作人、許地山、鄭振鐸等十一人，在北京發起組織「文學研究會」，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發起人。

民國十年一月，正當陳獨秀所組織「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活躍在上海之時，他就加入了這個組織。其後又與鄭振鐸、歐陽予倩等，在上海成立「民衆戲劇社」，並與鄭振鐸合編「時事新報」的「文學旬刊」。在此時以前，他寫文章用雁冰，還沒用「茅盾」之名。

十一年，他弟弟沈澤民由日返滬，由雁冰介紹加入共產黨。那年，鄭振鐸接編「小說月報」，他仍參加工作。十四年多，他與惲代英等任中國國民黨上海出席二全大會代表，十五年一月至廣州出席二中大會。復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部長汪精衛的秘書。三月，「中山艦事件」後，離穗赴滬，任「國民通訊社」主編。後又去武漢任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十六年元月，任漢口「民國日報」主筆。

就在這種時候，他發表了許多言論過激的文章，爲他畢生參與政治的重要起點。同年四月，國民黨清黨，他以共黨分子列爲被清除對象。於是先逃往牯嶺，政府下令通緝。嗣又潛赴上海，躲在租界內，託庇洋人，以策安全。

從此之後，他暫時脫離政治圈子，專心致力於創作。第一部小說「蝕」（分「幻滅」、「動搖」、「追求」三部分，合稱「愛情三部曲」）刊於改爲葉紹鈞主編的「小說月報」上，當時他的署名爲「茅盾」，但葉紹鈞認爲「茅」字不是中國姓，在未徵得作者的同意，乃自動在「茅」字上加了「草」字頭，成爲「茅盾」。

二十二年元月，長篇小說「子夜」出版，所有共產黨人都在爲他的「鉅著」捧場，如瞿秋白稱它是「

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成功的長篇小說」。一時文名大噪，全國青年讀者，都爭讀「子夜」，暢銷南北，掩蓋了老舍的聲望。

二十三年，國民政府查禁他的七種著作：「蝕」、「虹」、「春蠶」、「宿莽」、「子夜」、「三人行」、「野薔薇」及「茅盾自選集」，但政府的力量僅及於租界外，租界內仍照常發行，且愈禁愈盛，等於替他作了廣告。

二十三年，他又充任「左翼聯盟」的執行委員。二十五年，他主編「中國的一日」，甚受作者與讀者的歡迎，風靡一時。

這時候，魯迅「猖獗」一時，但不久即死去。「左聯」雖表面上解散，但左聯遺毒並未消除，隱然以茅盾爲首，執行共產黨所交付的任務。

二十六年，抗戰爆發，他又參加「救亡日報」的編務。同時，幾乎所有文藝刊物，都拉他參加。

因此，在抗戰以前，他挾十年在文壇活躍的功夫，並有各種著作的成績，左傾文壇、年輕作家及千千萬萬愛讀文藝作品的讀者，奉茅盾爲中國擁有最重要地位的作家，毋寧是事理當然，無可選擇的！

三、茅盾筆名探原

我曾於二十六年底在漢口開明書店由章錫琛與宋雲彬二位先生介紹，認識了葉紹鈞（即葉聖陶）先生。閒談之間，除談他所著小說「倪煥之」中的主角外，也談及「茅盾」。因茅盾與他先後自滬抵漢。茅盾